纯美典藏版

图解资治通鉴

（北宋）司马光 撰
思履 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

前言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其内容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囊括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并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加在一起，共有294卷，其中数隋唐五代的部分所占比重最大。

《资治通鉴》全书约300万字，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内容涵盖了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其所取材料除了正史以外，还有不少稗官野史、百家谱录、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周密而完备。和司马光一同编写该书的刘攽、刘恕、范祖禹都是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其中刘攽负责战国、两汉部分；刘恕负责三国、南北朝部分；范祖禹负责隋、唐、五代部分。他们对浩如烟海的资料进行辨析、选择，然后再交由司马光取舍要点、编辑定度，制成初稿。这样，在保证全书内容的丰富性和准确性的同时，又让彼此独立的材料系统化。

《资治通鉴》所引之书多达数百种，有极高的史学价值，但因为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为目的，它又并非一部单纯叙述历史事件的书，而是有很强的政治功用。这还要从《资治通鉴》诞生的背景说起。北宋的建立，

结束了中唐以后开始的战乱局面，再一次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然而，北宋的君主、大臣都十分清楚，于内，国家政治积弊甚多；于外，边疆地区又极不稳定。对此，司马光、范祖禹等大臣心急如焚，他们试图用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教训的方式，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出路。1066年司马光献给宋英宗一本书——《通志》，即《资治通鉴》的前身。该书记述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到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共195年的历史，讲述了秦、楚、齐、燕、韩、赵、魏等七国的兴亡。司马光希望宋英宗能够从这本书中得到治世启发。

宋英宗对《通志》非常满意，遂命司马光写作《历代君臣事迹》。为此，他特地下诏设置书局，拨出专款，要司马光自选助手，专事编写，并允许司马光阅览皇家图书。司马光大为感动，用了19年的时间，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将该书编写完成。不过，宋神宗并没有沿用当年英宗所定的书名，而是取“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之意，为该书定名“资治通鉴”。

无论是在史学史，还是在文学史上，《资治通鉴》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和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学双璧”。宋元之交的史学家胡三省称它：“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评价它：“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本书精选其中经典篇章，配以相应注释和译文，更有精美插图以飨读者，使读者更加直观地了解历史，深入历史。

目录

周纪…… 1

三家分晋 ……2

围魏救赵 ……14

长平之战 ……19

秦纪…… 25

王翦伐楚 ……26

荆轲刺秦 ……30

汉纪…… 33

四面楚歌 ……34

诛灭诸吕 ……43

大将卫青 ……52

巫蛊之乱 ……58

昆阳之战 ……69

赤壁之战 75

魏纪 85

政归司马氏 86

晋纪 99

淝水之战 100

宋纪 119

元嘉之治 120

齐纪 137

魏迁洛阳 138

梁纪 149

侯景之乱 150



陈纪…… 177

杨坚篡周 ……178

隋军灭陈 ……186

隋纪…… 199

杨广篡位 ……200

唐纪…… 223

玄武门之变……224

贞观治道 ……243

中宗复辟 ……262

李林甫为相……270

安史之乱 ……282

马嵬事变 ……307

子仪破吐蕃……317

元和中兴 ……325

甘露之变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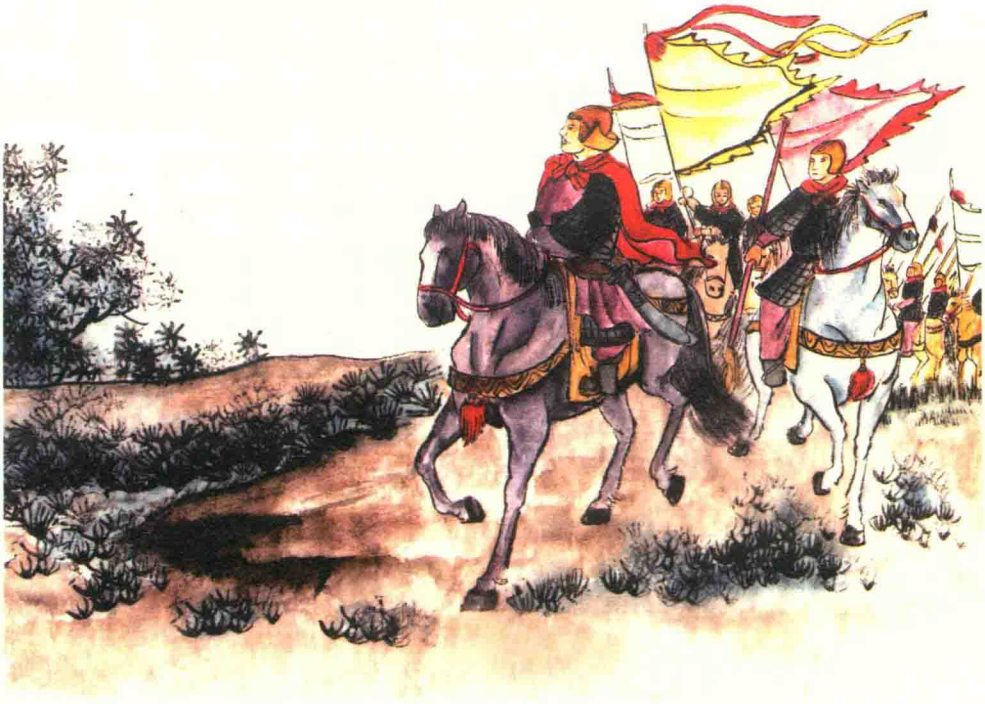
黄巢进京 ……345

后梁纪…… 353

朱温之死 ……354

后唐纪…… 359

后唐灭梁 ……360



后晋纪…… 387

割让幽蓟 ……388

后汉纪…… 401

严酷之政 ……402

后周纪…… 407

世宗征淮南……408

周纪

三家分晋

【原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①]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②]。

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③]。

【注释】

① 周威烈王：亦称周威王，名午，周考王之子，公元前425年—前402年在位。②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魏的祖先与周同姓，其苗裔始封于魏，到了魏舒，开始为晋正卿，历经三世传到魏斯这一代。赵的祖先为造父后，到了赵盾这一代开始为晋正卿。韩的祖先出于周武王，到了韩虔这一代六世皆为晋正卿。魏、赵、韩三家几代既是晋大夫，又是周的陪臣。周朝已经衰败，一个称霸的大国——晋国国君作为盟主，应“以尊王室”，所以周朝封晋国国君为伯。魏斯、赵籍、韩虔三卿三分晋国，按照此时周朝的王法是当诛杀的。而此时，周威烈王不但不诛杀他们，反而分封这三家为诸侯，是鼓励褒奖犯奸乱臣。所以，胡三省作注说：“通鉴始于此，其所以谨名分欤！”③ 坏：毁；自怀，自毁。

【译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周威烈王姬午首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这时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藐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仅不派兵征讨，反而还对他们加封赐爵，使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的结果，导致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也不能再守


周威烈王姬午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创下的礼教到此丧失殆尽！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了，而晋国三家强盛起来，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如果他们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周朝的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之命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僭位成为诸侯，不是晋国三家破坏了礼教，而是周天子自己毁坏了周朝的礼教啊！

【原文】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①]。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②]，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③]，为辅氏。

赵简子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注释】

① 瑶：即荀瑶，又称知襄子、知瑶（智瑶），后世多称知伯（智伯）、知伯瑶（智伯瑶），由于智氏出于荀氏，故《左传》又称之荀瑶。姬姓，知（智）氏。中国春秋时期晋国卿大夫，智氏家族领主，于公元前475年在晋国执政，此后欲灭同列卿位

的赵、魏、韩三家并取代晋国。公元前455年，智氏与魏、韩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此后赵襄子派人向魏、韩陈说利害，魏、韩因而与赵氏联合反攻智氏，智伯被赵襄子擒杀，智氏就此衰落。② 美鬓：通鉴俗传写者多作“美须”。胡三省注作“美鬓”。③ 别族：从智氏宗族分出，另立族姓。

【译文】

当初，智宣子准备立智伯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立智伯不如立智宵好。因为智伯比别人贤能的地方有五点，不如别人的地方有一点。他留有美髯，身材高大，是一贤；擅长射箭，驾车有力，是二贤；技能出众，才艺超群，是三贤；巧言善辩，文辞优美，是四贤；坚强刚毅，果断勇敢，是五贤。虽然他有如此的贤能，但唯独没有仁德之心。如果他运用这五种贤能去驾驭别人，而用不仁之心去做恶事，谁能拥戴他呢？如果立智伯为继承人，智氏宗族必定要遭灭门之灾。”智宣子不听智果的劝告。智果为了避灾，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赵国大夫赵简子的大儿子叫伯鲁，小儿子叫无恤。赵简子将要确立继承人，却不知道立哪一个更好，于是他把日常训诫之言刻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并嘱咐道：“用心记住上面的这些话！”过了三年，赵简子叫来两个儿子，问他们竹简上的内容，大儿子伯鲁说不出来；让他拿出竹简，却早已丢失了。赵简子又问小儿子无恤，无恤熟练地将竹简上的话背出来；问他竹简在哪儿，他立即从袖中取出来奉上。通过这件事，赵简子认为无恤贤能，便立他为继承人。

【原文】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呼[①]？抑为保障乎[②]？”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魏桓子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③]。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一人三失[④]，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蚁、蜂、蚦[⑤]，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注释】

① 茧丝：指敛取人民的财物像抽丝一样，不抽尽就不停止。② 保障：指待民宽厚、少敛取财物，犹如筑堡为屏障一样。③ 智伯：或作“知伯”。④ 三：多的意思。⑤ 蜃：蛇、蝎类的毒虫的古称。

【译文】

赵简子派尹铎去治理晋阳，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去爱护那里的人民把那里建为一道使国家安全的屏障呢？”赵简子说：“建为一道使国家安全的屏障。”尹铎到了晋阳，便去整理户籍，减少交税的户数，减轻百姓的负担。赵简子对儿子无恤说：“晋国如果有祸乱，你不要嫌尹铎的地位低，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他那里作为依靠。”

智宣子去世后，智伯继位执掌国政，一天，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宴席间，智伯戏弄韩康子，又羞辱了他的国相段规。智伯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便劝谏道：“主公，您不加提防，灾祸就一定会降临啊！”智伯说：“别人的生死祸福都取决于我。我不给他们降灾祸就算不错了，谁还敢威胁我！”智国说：“并不像您所说的那样。《夏书》上有这样的话说：‘一个人多次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出来时就谨慎提防。’贤德的人只有在小事上谨慎戒备，才能避免招来大祸。现在主公在一次宴会上就得罪了人家的国君和国相，事后又不加戒备，还说：‘谁敢对我兴风作浪！’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蚊子、蚂蚁、蜜蜂、蝎子是小虫子，却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伯不听。

【原文】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①]，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②]，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③]，然后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⑤]，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⑥]；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⑦]：‘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⑧]’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⑨]，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⑩]，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⑪]”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注释】

①请：求，要求。韩康子：名虎。晋六卿之一。②狃：因袭，拘泥。③向之以兵：对他使用武力。④后：有的版本“后”作“则”。⑤魏桓子：名驹。晋六卿之一。⑥此：指“诸大夫”。相亲：互相团结。⑦《周书》：此书已佚。⑧败：击败，打败。姑：暂且。⑨骄智伯：使智伯骄。⑩择交：选择联盟。图：谋。⑪奈何：为什么。质：箭靶子，目标。

【译文】

智伯逼韩康子割地，韩康子想不给他。段规说：“智伯好利又任性，如果不给，他就会讨伐我们；不如答应他。他得到了土地会更加狂妄，一定会再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会向对方实施武力，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等待事态的变化了。”韩康子说：“好。”于是派使者把一处有万户人家的城邑送给智伯。智伯很高兴。他又向魏桓子索取土地，魏桓子想不给。任章说：“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无故索取土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伯无故索取土地，各个大夫必然恐惧；我们给了土地，智伯必然更加骄傲。他这样就会轻敌，我们这边因恐惧就会相互团结起来；用团结的军队来攻打轻敌的智伯，智氏的命数长不了了！《周书》上说：‘想要打败它，一定要暂且帮助它。想要得到它，一定要暂时给予它。’主公不如先答应智伯的要求，以助长他的骄横，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对付智氏，又何必我们一家现在去激怒他遭受出头鸟的打击呢！”魏桓子说：“好。”于是也把一块万户人口的土地割让给智伯。

【原文】

智伯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①，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厚完。②”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③，又毙死以守之④，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⑤。”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⑥，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⑦，先主之所属也⑧，尹铎之所宽也⑨，民必和矣⑩。”乃走晋阳。

【注释】

①蔡：公元前447年，楚已灭蔡。“蔡”，当作“蔺”。蔺：故城在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西。皋狼：故城在吕梁市离石区西北。赵襄子：名无恤。晋六卿之一。②长子：今山西长子县。完：完整。③罢力：精疲力竭。罢：通“疲”。④毙死以守之：即

以死守之。毙，死。⑤ 仓：藏谷之处。库：古时国家藏宝物、车马、兵甲之处。⑥ 浚：榨取。⑦ 其晋阳乎：还是去晋阳吧。其，表决定的语气。⑧ 先主：指襄子之父赵简子。属：叮嘱。⑨ 尹铎之所宽也：尹铎在晋阳待民宽厚。⑩ 和：响应，拥护。

【译文】

智伯又向赵襄子要求割让蔡、皋狼两个地方。赵襄子拒绝了他。智伯大怒，遂率韩、魏两家的兵马一起去攻打赵氏。赵襄子准备逃跑，问道："我到哪里去呢？"随从的人说："长子城离这里近，而且城墙坚厚完整。"赵襄子说："百姓用尽了气力才修好城墙，现在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坚守，这时候谁能和我同心！"随从的人说："邯郸城里的仓库充实，可以到那里去。"赵襄子说："从老百姓那里搜刮粮食来充实仓库，又要使他们受战争之灾，有谁会来支持我！还是投奔晋阳去吧，那是先主嘱托过的地方，尹铎又待民宽厚，城里的百姓一定会和我们同舟共济的。"于是前往晋阳。

【原文】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沉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①，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②。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③，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④。绨疵谓智伯曰⑤："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绨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⑥，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⑦，而二子无喜志⑧，有忧色，是非反而何⑨？"明日，智伯以绨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人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绨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⑩，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⑪。绨疵请使于齐⑫。

【注释】

① 行水：察看水势。行，巡视、视察。② 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魏桓子在前居中驾车，韩康子在后为陪乘。骖（cān）乘：又作"参乘"，陪乘或陪乘的人。③ 肘：用肘触。此用作动词。履：踩。跗（fū）：脚。魏桓子、韩康子不敢明言，双方以肘、足相触，暗通其意。④ 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汾水"、"绛水"，当互易。汾水，流经平阳。平阳，韩康子邑，故城在今山西临汾县南。绛水，即涑水，流经安邑。安邑，魏桓子邑，故城在今山西夏县西北。⑤ 绨疵：晋之公族。

⑥从：率领。⑦有日：指日可待。⑧志：意。⑨非反而何：不是背叛又是什么。而，则。⑩视臣端：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发愣。趋疾：很快就走过去了。⑪悛：悔改。⑫绨疵请使于齐：疵因不被智伯信任，故请求使齐以避祸。

【译文】



智家的谋士绨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一定要反叛了。

智伯、韩康子、魏桓子三家围住晋阳，并引晋水灌城，城墙没有被水浸没的地方只有三版；城中百姓的锅灶泡在水中，青蛙四处乱跳，但百姓都没有叛变的念头。一天，智伯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伯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让人亡国啊！”听到这话，魏桓子用臂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康子也会意地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背，因为用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用绛水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事后，智家的谋士绨疵对智伯说：“韩魏两家一定要反叛了！”智伯说：“你是怎么知道的？”绨疵说：“这是以人的常理推断出来的。我们联合韩、魏两家的军队攻打赵氏，一旦赵氏灭亡，随后灾难必然会降临到韩、魏两家。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只剩三版没有淹没，城内宰马为食，指日就会降服。然而韩、魏二子并不欣喜，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想反叛又是什么？”第二天，智伯把绨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魏桓子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要替赵氏游说，使主公您对我们韩、魏二家产生怀疑而放松对赵氏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二家难道对眼前就可分得的赵氏土地不感兴趣，反要去干那危险万分必不可成的事情吗？”二人出去了，绨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臣下的话告诉他们二人呢？”智伯惊奇地反问道：“你怎么知道的？”绨疵回答说：“我见他们神色慌张地看了我一眼就匆忙离去，因为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所以会有这种表现。”智伯仍不悔悟。于是绨疵请求让他出使齐

国，以避大祸。

【原文】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①]，曰："臣闻唇亡则齿寒[②]。今智伯帅韩、魏以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③]，则祸立至矣[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潜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⑤]。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⑥]，襄子将卒犯其前[⑦]，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⑧]。唯辅果在[⑨]。

【注释】

① 张孟谈：赵襄子家臣。潜：秘密。② 唇亡则齿寒：古谚语。见《左传》僖公五年传。③ 遂：成。④ 立：必定。⑤ 期日：约定日期。遣之：送回张孟谈。⑥ 翼而击之：左右夹击。⑦ 将：带领。犯：进攻。⑧ 灭智氏之族：将智氏族人全部诛灭。⑨ 辅果：即智果。因不被智伯信任，乃从智氏家族分出，另立门户，姓辅氏。

【译文】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去见韩、魏二子，对二人说："臣听说唇亡则齿寒。现在智伯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氏灭亡以后，就该轮到你们两家了。"韩康子、魏桓子二人说："我们也知道会这样，只是怕事情还未发动，计谋就泄露出去，那样就要大祸临头了。"张孟谈道："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只有我一人听见，有什么可担心的呢？"于是韩、魏二人便秘密地和张孟谈商议，约定好起事的日子便送他回城了。这天夜里，赵襄子派人出城杀了智氏守堤的官吏，使大水决口倒灌智伯军营。智伯的军队为救水淹，顿时乱作一团，韩、魏两军乘机从两侧出击，赵襄子率领士卒从正面杀过去，大败智伯军，趁势杀死智伯，又将智家族人尽行诛灭。只有智果一家因改姓辅氏得以幸免。

【原文】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①]，不羽括[②]，则不能以入坚。谿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镕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

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注释】

①矫揉：矫正；整饬。矫，使曲的变直；揉，使直的变曲。②羽括：锻炼，磨砺。《孔子家语·子路初见》：“括而羽之，镞而砺之，其入之不亦深乎！”括，箭的末端。

【译文】

臣司马光认为：智伯的灭亡，在于他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而世俗之人往往对二者分辨不清，把二者一概而论，认为是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刚强、坚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平和待人。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箭镞，就不能成为利箭穿透坚物。谿棠地方出产的金属，是天下最尖锐的，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的人才能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的人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的人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的人称之为“小人”。选取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选择小人，不如选择愚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是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是用来作恶的。持有才干做善事的人，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的人，无恶不作了。愚人即使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能力不胜任，就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却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能力来逞凶施暴，智慧对他来说就如给恶虎添了翅膀，危害之大可想而知了！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能的人让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